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庾子山集卷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紱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李從亨

欽定四庫全書

庾子山集卷三

周 庾信 撰

錢唐倪璠纂註

詩

奉和汎江

藝文作王
臺御非

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

後漢書郡國志曰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號魚復為白帝

城亦飲水經曰江水又東逕黃牛山酈元注曰下有灘

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

力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

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許

慎說文曰舸舟也聲古我切漢書注曰鷁水鳥畫其象於船首錦纜迴沙磧蘭橈避荻

洲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云檣風吹影落纜錦

雜花浮是也許氏說文曰磧水渚有石者橈短檣也音人遙切爾雅曰檣謂之橈述異記曰七里州中有魯班

刺木蘭舟濕花隨水汎空巢逐樹流建平船柅下荆門戰艦

浮晉書曰王濬造船於蜀其木柅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柅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

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後漢書曰岑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吳漢留夷陵裝露橈泝江而上荆州

記曰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岸社多喬木山城曰荆門上合下開有門形因以為名

足迴樓日落江風靜龍吟迥上游漢書項籍傳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

奉和山池

梁簡文帝
有山池詩

樂宮多暇豫望苑暫迴輿

樂宮長樂宮望苑博望苑也

鳴笳陵絕浪

飛蓋歷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門葉半疎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餘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潘岳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括地志曰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內史宇文昶也昶陪駕幸終南山詩云堯蓋臨河潁漢蹕踐華嵩日旂迴北鳳星旆轉

南鴻青雲過宣曲先驅背射熊金桴拂泉底玉
琯吹雲中古轍稱難極龍途或易窮煙生山欲
盡潭畫水恒空交松上連霧修竹下來風仙才
道無別靈氣法能同東棗差朝座西桃獻夜宮
詔令王子晉
出對浮丘公

玉山乘四載瑶池宴八龍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於羣王之山四轍中乘先王之所謂

策府郭璞注云山海經羣玉山西王母所居又云造父乃具青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郭曰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尚書禹曰子乘四載孔安國曰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輅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天子乘八駿之乘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驊騮綠耳周禮云馬八尺以上曰龍

龜橋浮少海鵠蓋上中峰

山海經曰有幼海少海竹書紀年曰周武王伐紂東

至於九江以龜鼉以為梁江淹恨賦云方駕龜鼉以為梁是也中峰即關中記所謂中南山言在天之中也

飛狐橫塞路白馬當河衝

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

則天下歸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史記高祖本紀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

黎陽津也南界

水奠三川石山封五樹松

史記秦武王謂甘茂曰寡

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秦始皇本紀曰始皇東封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為五大夫按五大夫秦時官名也此云五樹松矣長虹雙瀑布圓闕兩芙蓉

戍樓鳴夕鼓山寺響晨鐘新蒲節轉促短筍籜猶重

謝靈運詩曰新蒲含紫茸服

度漢書注曰籜筍皮也

樹宿含櫻烏花留釀蜜蜂

櫻桃一名

含桃迎風下列缺灑酒召昌容

漢書揚雄傳曰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列缺天

隙電照也列仙傳曰昌容者常山道人

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

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祀者萬計讚曰殷

女忘榮又女仙傳云昌容商王女也知昌容為女仙矣

且欣陪北

一作上

一作欣陪北山上

方欲待東封

東封謂封禪泰山也爾雅

曰東嶽

為泰山

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

遊客值春輝金鞍上翠微

爾雅曰山未及上曰翠微

風逆花迎面山

深雲濕衣雁持一足倚猿將兩臂飛戍樓侵嶺路山村

落獵園道士封君達仙人丁令威

神仙傳曰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常駕一

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搜神後記曰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

煮丹於

此地居然未肯歸

遊山

一作遊仙

聊登玄圃殿更上增城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間

玄圃

即縣圃崑崙山名也淮南子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又曰崑崙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唱

歌雲欲聚彈琴鶴欲舞

列子曰泰青撫節安歌響過行雲玉符瑞圖云晉平公鼓琴有

玄鶴二八而下銜明珠舞於庭

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

說文曰澗山夾水也列子

曰五山之根無所連著言山之
根蒂觸石生雲有一片之雨也
婉婉藤倒垂亭亭松直

豎

和宇文京兆遊田

北史曰宇文神舉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

小苑禁門開長楊獵客來

揚雄羽獵賦序曰武帝開廣上林西至長楊五柞懸

知畫眉罷走馬向章臺

漢書曰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顰時罷朝會過走

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

澗寒泉反縮山晴雲倒回熊饑自舐

掌雁驚獨銜枚

熊掌熊蹯也左傳宰夫胾熊蹯崔豹古今注曰雁自河北渡江南瘦脊能高飛

不畏縉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縉繳馬周禮銜枚氏軍旅

由役命銜枚鄭以為枚止言語囂諠也枚
狀如箸橫銜之言雁之銜蘆亦類是矣
美酒餘杭醉
芙蓉即奉杯神仙傳稱王遠與麻姑飲蔡京家須
與酒盡以千錢與餘杭老姥乞酤酒

奉報寄洛州

本傳信拜洛州刺史按周本紀建德
六年平齊子山為洛州刺史時也

舟師會孟津甲子陳東隣

尚書泰誓曰武王伐殷師渡
孟津又牧誓曰時甲子昧爽

王朝至於商郊乃誓孔安國曰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
月四日也易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祀崔
憬曰居中當位於既濟之時則當是周受命之日也按
北齊本東魏所禪後周本西魏所禪以西鄰喻周而謂
東鄰為齊
比殷紂矣
雷轅驚戰鼓劒室動金神
淮南曰雷以為車
輪周禮有雷鼓雜

記曰高祖斬蛇劍在幕府風雲氣軍門闕塞人

漢書音義拜大

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左長旂析鳥羽合甲抱犀鱗

馬融

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旂周禮司常職云析羽為旌鄭

注云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旌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

也周禮犀甲壽百年兕甲星芒一丈燄月暈七重輪

天

志曰彗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
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木精所主史臣按彗體無
光傳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
則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
天官書曰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索隱曰天文志云
其占者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
奴參為趙畢為遼兵是歲高祖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
為冒頓所圍七日乃解則天象有若符契七重者主七

日黎陽水稍渌官渡柳應春

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

也津名也劉楨鄴中詩曰北渡黎陽津銑曰謂從太祖征

袁紹也

漢書音義文穎曰於黎陽下引河東為鴻溝即

今官渡水也官渡袁曹爭戰之地黎陽官渡本魏地後

魏都洛自分東西東魏都鄴後禪於齊西魏都長安後

禪於周時周武帝親征齊國已

平洛屬於周故子山得蒞此地無庸奉天睽驅傳牧南

秦繁辭勞簡牘雜俗弊風塵

言已為洛州刺史也周書本傳云俄拜洛陽刺史信

多識舊章為政清淨吏民安之即此時矣周禮鄭注曰

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如淳曰律四馬高足

為傳傳張戀反杜預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

牘而已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陸士衡詩云京洛多

風塵上洛逢都尉商山見逸民

後漢靈帝紀曰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

屯都亭置八關都尉注云都亭在洛陽漢書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三輔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避於上洛牛耳山留滯終南下惟當

一史臣

司馬遷自序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周南山徐廣

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地也言今當平齊正功臣建封之日已為洛州刺史留滯周南當一史臣也按終南山一名周南此洛陽周南無兼稱終南疑誤也

奉報窮秋寄隱士

以詩末二句解之當是報趙王也

王倪逢齧缺桀溺耦長沮

莊子曰齧缺問於王倪又天地篇云齧缺之師高士傳曰

王倪堯時人也桀溺長沮出論語

蔡牀負日荷麥隴帶經鋤

英雄記曰向詡常坐

蓼牀上釋名曰人所坐卧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漢書曰倪寬帶經而鋤又魏畧云常林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餽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爾雅曰科斗活東疏云郭曰蝦蟆子一名科斗一名活東頭圓大而尾細古文似之孔安國云皆科斗古文是也

聚花聊餉鶴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疎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平原謂趙

王也史記云趙有平原君故以為比高士傳曰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没人

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

周書趙王招傳云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食邑萬戶保定中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

爵為

王

銅梁影棠樹石鏡寫寒帷

蜀都賦注曰銅梁山在巴東銅梁影棠樹者言趙王出鎮

益州巴蜀銅梁是其聽政之所若召伯甘棠矣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表其墓寒帷賈琮事按下文此惟疑謂婦人之飾時紀豆陵氏偕行與墓誌山名石鏡即對兩江如清錦雙峰似畫眉蜀都賦曰帶二江之粧臺同
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水經注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遶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十里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蛾眉焉
穿荷低晚蓋衰柳掛殘絲風流盛儒雅泉湧富文詞

無因同子淑暫得侍臨淄

魏畧曰邯鄲淳字子淑博學有才章高祖素聞其名甚敬

異之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及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頌古今文章賦誄當官政事宜所先後用武行兵倚伏之勢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嘆植之材謂之天人於是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亦屢稱植材子山以趙王之才比於陳思矣

寂寞歲陰窮蒼茫雲貌同鶴毛飄亂雪車轂轉飛蓬雁

歸知向暖鳥巢解背風

呂氏春秋曰仲秋之月候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高誘曰寒氣

將至羣鳥養進其羽毛御寒也淮南子曰巢居知風

寒沙兩岸白獵火一山紅願

想懸鵜弊時嗟陋巷空

詩代檀云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鵜兮詩序曰在位貪鄙無

功而受祿也又按懸鵜敝衣荀子曰
子夏之衣如懸鵜論語云在陋巷

謹贈司寇淮南公

司寇淮南公魏宗室元偉也周書武帝紀云建
德四年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使於齊周書列
傳云元偉字獻道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之後
少好學有文雅建德二年遷小司寇四年以偉
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為
齊人所執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高祖以其久被
幽繫加授上開府位至大將軍初自鄴還也庾
信贈其詩曰號亡岳棘返齊平寶鼎歸其為辭
人所重如此按此知是
詩為贈淮南公元偉也

危邦久亂德天策始乘機

危邦亂德言齊國久危亂也
天策乘機謂高祖親戎東討

也左氏傳曰天策焞焞號公
其奔杜注云天策傳說星也
九河聞誓衆千里見連旂

九河禹貢鉤
盤禹津等名
號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
左傳僖元年云晉以垂棘之璧

假道於虞以伐號
五年滅號戰國策樂毅書
曰故鼎反於磨室言齊平倖歸為國重寶也
久弊風塵

俗殊勞關塞衣絆驥還千里垂鵬更九飛猶憐馬齒進

應念節旄稀

言齊平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繫加授開府也淮南子曰絆騏驥而求千里說文曰

絆半也拘使半行不得自縱也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又云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漢書蘇武傳曰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言於此時不降齊國若蘇武矣迴軒

入故里園柳始依依舊竹侵行逕新桐益幾圍寒谷梨

應重秋林栗更肥

謂偉歸也謝靈運詩曰園柳變鳴禽潘岳閒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故云

寒美酒還參聖雕大本入微促歌迎趙瑟遊絃召楚妃

偉本傳云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事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書謹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詩小苑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魏志曰時禁酒尚書郎徐邈私飲酒至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大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雕文即揚子法言所謂雕蟲篆刻者也揚子晚而談玄是入微矣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嵇康琴賦曰鷗鷄遊絃又曰王昭楚妃注引歌錄曰石崇作楚妃嘆陸機吳趨行云楚妃且

勿嘆齊娥

小人司刺舉明敷

一作時

實濫吹

小人子山自稱時刺舉洛

州漢官儀曰刺舉州事尚書曰明明敷側陋敬舉也

南

部治都尉軍謀假建威

隋書地志曰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總管漢書百官公卿表云

武帝元鼎二年置三輔都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比二千石後漢書曰耿弇為建威將軍

商山隱

士石丹水鳳凰磯

謂洛州治也漢書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隱商洛山高士傳曰

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也山海經曰丹水南流注於渤海有鳥焉名曰鳳凰桑欽水經曰丹

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又東南過商縣至於丹水縣入於汧

野亭長被馬山城早

掩扉

言疆場時有警也後漢書曰郭伋止野亭

傳呼擁絳節交戟映彤闈

漢書

蕭望之傳曰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傳聲而呼甚有尊寵也史記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曰漢節純赤史記項羽本紀稱樊噲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謝朓酬王晉安詩曰日旰坐彫闈言為洛州刺史辱此高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左氏傳曰晉侯與鍾儀位也楚聲古史考曰夷齊采薇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傷已屈節仕周深愧偉之使齊三十六水變四十九條非抱樸子曰道家有三全節也八公詣淮南王安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洞仙傳曰扈謙魏郡人有詩云手搖四十九靈光在上照按謙晉廢帝時人此謂養生無術故下文丹竈歇而年齡衰也又一解袁宏後漢紀曰催汜繞營叫呼李藥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劉父亦曰臣前為陝縣知其

危險莊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按
詞連上文信治洛州危險如三十六灘之變立身有四
十九條也丹竈風煙歇年齡蒲柳衰言已於今老矣無能
之非也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世說曰顧悅與簡
文同年而髮先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
望秋先零松柏之質經霜彌茂同僚敢不盡疇日懼難追
元偉傳云世宗初受詔於麟趾學士天和初為司空中大夫知與偉
年子山亦為麟趾學士天和初為司空中大夫知與偉
也同官

正旦上司憲府

滕王逋序云入為司憲中大夫嘗正
旦賦詩云云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

詰旦啟門闌繁辭湧筆端

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注云詰朝明旦也說文曰闌門遮

也韓詩外傳

云文士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

漢書郅都傳曰都嚴酷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應劭漢官

儀曰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曰南冠而縶者楚囚也秦

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古有司

獬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形用為冠令觸人也

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

周禮曰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鄭

注云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大小盟載載書也

左傳云士莊子為載書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供珠

盤玉

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

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左氏傳

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

雪高三尺厚冰深一丈寒短

月紀已窮而冬律未盡也

荀猶埋竹香心未啟蘭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

孟門山名

史記云商紂之國左太行右孟門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棲鳥還得府棄馬復歸欄

漢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

暮來號曰朝夕鳥棄馬即後漢書所謂鮑氏驄三八司隸再入公行行且止避桓氏驄馬是也榮華名

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

漢書曰梁客皆善屬

詞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又曰王吉與

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方垂蓮葉劍未用竹根丹

越絕

書曰越王取純鉤薛燭望見其華粹如芙蓉神仙傳曰以竹根汁煮丹

一知懸象法誰思垂

鈞竿

周禮司冠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後周

司憲古周司冠也詩衛風曰籊籊竹竿以釣於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詩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言已本不欲仕又未能隱為司憲惟知懸其刑書在異國而不能遂其思歸之情也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本傳云俄拜洛州刺史

予居河之曲英彥本連蹤

史記正義曰河曲在華陰縣界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

爾雅曰美士為彥

鹽形或變虎鼎氣乍成龍

左氏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形

鹽下云鹽虎形蓋其形象虎也杜元凱云鹽虎形以象虎也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昔黃

帝採首山銅以鑄鼎成有龍下迎帝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建鼎湖宮 若人

承載德宮牆定數重五衢開辯路四照起文峰

言薛文
學承祖

父之世德更有異才也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若衢路也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也

曰余濫推穀民願

始天從上洛分都尉弘農開附庸

曰余子山自謂言除
洛州刺史也漢書鄭

當時傳曰其推穀士及官屬丞吏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穀言薦舉人如車穀之運轉也漢書地理志曰上洛屬弘農有冢嶺山雒水出後漢靈帝紀曰中平元年大將軍何進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章懷太子注曰都亭在洛陽八關謂函谷廣武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

置故秦函谷關

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

史記吳起傳曰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臣

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東京賦曰西阻九阿銑曰洛陽西十里九坂之道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有熊耳山水經曰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鄜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又云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如熊耳此是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山平即是山也是有兩熊耳山一山在弘農盧氏縣別一山在宜陽縣矣

白石仙人芋青

林隱士松

神仙傳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晉書曰

高士戴安道修道成功有真氣結成五色雲浮於松上故號隱士之松耳北梁送孫楚西堤

別葛龔

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叅軍梁令衛軍司馬為馮

翊太守卒後漢書曰葛龔字元輔梁國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舉茂才為臨汾令有政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故人倘書札黎陽土足封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將黎陽營兵屯狐奴撫接遣兵為幽部所歸還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携將老幼樂隨徙遷東觀漢紀曰鄧訓故吏最貧贏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乏少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還過趙國易陽並載青泥一襍至上國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將命至鄴酬祖正員

酬祖孝隱也北齊書祖珽傳云珽弟孝隱魏末為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孔景之徒並降階攝執更遞司賓

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興文盛禮樂偃武息氓黎

我皇

謂梁武帝也武帝紀云大同二年十二月與東魏通和
是此時聘於東魏矣商頌玄鳥詩曰奄有九有毛傳曰
九有九州也按隋書稱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至
大同中有州一百七是其聲教所及矣尚書曰王來自
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承乏驅騏驎旌旗事
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云偃息也

琬珪

一作旌旃事鼓輦莊子騏驎驂騑一日而馳千里
說文曰騏驎青色文如博棊也聲渠之切驎千里

馬也孫陽所相者聲几利切周禮冬官考工記曰琬珪
九寸而縹以象德鄭注云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諸
侯有德王命賜之使

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

瓜熟交塍香穗低

西都賦曰溝塍剡鏤塍音
乘說文曰塍稻田之畦也

投瓊實有

慰報李更無蹊

詩衛風木瓜云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漢書李廣傳贊諺云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

將命至鄴

將命至鄴二首皆在梁時作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

大國修聘禮親鄰自此敦

儀禮有聘禮鄭注云大問曰聘諸侯相與久無事使卿相

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于五禮屬賓禮

張旃事

原隰負宸

一作賓序

報成言

儀禮聘禮曰及竟張旃誓乃謁闕人鄭注云張旃明事在此國

也張旃謂使人維之釋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大常十二旒人有六一人維持二旒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無丈或一人或二人維持之周禮曰通帛為旃爾雅曰因章為旃郭璞注云以帛練為旒因

其文章不復畫之也詩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又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康郭注云窗東戶西也覲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綈斧丈所以示威也斧謂之西過犯霜露北指度輶輶霜露冒塵埃輶輶坂

名漢書曰沛公從輶輶臣瓚曰在緇氏東南東京賦曰邪徑捷乎輶輶

交歡值公子展禮

覲王孫

左傳襄二十九年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聘於齊說晏平仲聘于鄭見子產如舊

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適衛說蘧瑗史狗史繆公子荆公叔發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國語曰王孫圉聘于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儀禮曰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左北面奠幣再拜稽首王藻云公事自闌西鄭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闌東鄭注云覲面也儀禮又稱私覲愉愉焉論語亦云矣

何以譽嘉樹徒欣賦采繁

左傳昭二年曰韓宣子來聘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

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又昭元年傳曰夏趙

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采繁杜預曰詩召南義取繁葉薄物可以

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

四牢欣折俎三獻滿壘樽

左氏傳曰晉士鞅來聘以齊國

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

焉為十一牢又宣十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又昭元年杜注曰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儀禮聘禮曰乃至於禰筵几於室薦脯醢觴酒陳席於阼薦

脯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鄭注云主人酌進奠一獻也室老亞獻士三獻也爾雅曰

尋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郭注云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周禮司尊罍云皆有罍諸侯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漢書云梁孝王有鬻尊鄭氏以為取象雲雷矣人臣無境外何由一作

日欣此言禮人臣無風俗既殊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

南館空欲祭西門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旅食南館李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於門鄭注云旅

衆也士衆謂未得祿所謂庶人在官者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入彭城館漢書地理志曰彭城古彭祖國

襄君前建國項氏昔稜威襄君宋襄公也彭城為春秋時宋楚之接境故北征記云

彭城有宋桓魋石槨地理志云彭城在傳陽縣左傳襄
十年云晉滅之以與宋國者也項氏楚項籍也史記曰
項羽都于彭城敗于垓下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攝
乎隣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潘岳馬汧督誄曰秋霜
稜威下云鵠飛則宋襄公鵠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圍書
事也雞鳴則楚項羽事也鵠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圍書
五行志曰宋襄公區霑自用不容臣下遂司馬子魚之
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鵠之數云左
傳僖十六年曰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
於宋宋襄公問焉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杜預曰宋
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之此云鵠飛傷楚戰用
五行志文也傷楚戰者即春秋戰於泓之事宋襄公為
楚所敗矣左傳作鵠漢書作鵠音同杜預曰鵠水鳥高
飛遇風而退莊子云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
志云雌雄相視則孕雄鳴上風雌承下風是也漢書曰
漢兵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

者雞鳴歌也

年代

一作世

殊氓俗風雲更盛衰

後漢書二十八將論曰威會風

雲水流浮磬動山喧雙翟飛

禹貢曰泗濱浮磬孔安國傳曰泗水涯水見石可以

為磬伏沼北征記曰彭城北六里有山臨泗是彭城近泗水也禹貢曰羽畎夏翟孔傳云夏翟雉名夏餘

花欲盡秋近鷺將稀

淮南子曰仲秋之月玄鳥歸玄鳥鷺也

槐庭垂綠穗

蓮浦落紅衣

王儉褚淵碑文云贊道槐庭楚辭曰製芙蓉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王逸曰芙蓉蓮

華也說文曰浦瀕也以周禮三槐為三公之位故槐曰槐庭以楚辭集芙蓉為衣故蓮曰紅衣徒知日

云暮不見舞雩歸

春官女巫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壇樹木可

以休息故論語云風乎舞雩也

同州還

周書宣帝紀大象二年三月行幸同州庾子自同州至隋書地理志云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同州按元年隋王楊堅為大後丞趙王招等並之國故云范睢入相穰侯出蕃

赤岸繞新村青城臨綺門

周書宣帝紀云幸同州自應門至於赤岸澤十里間幡旂

相蔽是同州有赤岸澤也三輔皇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

門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

范睢新入相穰侯始出蕃

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

王母宣太后弟也魏人范睢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魯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王用范睢睢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高陵之屬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涇陽之屬皆出關

就封邑穰侯出關輜重千乘上林催獵響河橋爭渡喧

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史記正義曰河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

蒲津橋也竄雉飛橫澗藏狐入斷原將軍高宴晚來過青竹

園東觀漢紀曰上拜寇恂為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

從駕觀講武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十月戊午講武於少陵園

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關塲

漢書揚雄曰卿因校獵以風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獸而

大獵也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藍屋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修飾之以脩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

為名門曰射熊觀秦漢遊獵之所

置陣橫雲起開營雁翼張

史記天官書曰陣雲

如立垣雜兵書曰門嫌磁石礙馬畏鐵菱傷

三輔黃圖曰阿房宮

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鮑明遠蕪城賦云製磁石以

為禦磁石門乃阿房宮北闕門也門在阿房悉以磁石

為之故專其目今四夷朝者皆入門而背止以示神亦

曰却胡門鐵菱疑即渠答也

漢書晁錯曰高城深塹具

蘭石布渠答蘇林

曰渠答鐵蒺藜也龍淵觸牛斗繁弱駭天狼

龍淵劍名越絕書曰

楚王台風胡子曰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請此二人

作鐵劍可乎於是風胡子見二人作劍三枚一曰龍淵

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晉書曰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

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繁弱弓名左傳曰

封父之繁弱天官書云東有大星曰狼落星奔驥騶浮

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落星奔驥騶浮

雲上驪驪落星即流星言其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電

飛兔流星超出越海者也張衡南都賦曰騄驥齊鑣五
臣本作騄驥李善曰穆天子傳云八駿有赤騄驥耳陳
琳代曹洪與魏文帝書曰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騄音綠
字从馬取驥綠耳之義也西京雜記曰文帝有良馬名
浮雲騄驥左傳作肅爽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是也
杜預曰肅爽駿馬名爽音霜或作霜以肅霜名馬後人
更从馬字為驥驥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裝

荀子曰東海有紫結楊倞注云紫貝

也結當為蚶郭璞謂之石蚶蓋蛤蚌之屬古以龜貝為貨張宴曰裝囊也駭猿時落木驚鴻

屢斷行

駭猿養由基事驚鴻更羸事注已見

樹寒條更直山枯菊轉芳

一作

香豹畧推全勝龍韜

一作圖

揖所長

莊子曰從說之則有金板六弢司馬崔云

金板六弢皆周書名或曰秘識也本又作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

小臣欣寓目還

知奉會昌

左傳子玉曰請君馮軾而觀之得臣亦寓目焉蜀都賦云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

運期而會昌劉達注云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慶建

福也時將發師至蜀從駕講武故云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報趙王招也周書趙王招傳云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按上篇講武詩還知奉會昌下篇奉和趙王送峽中軍知是為益州總管時不然本傳趙王之出師也多矣

上將出東平先定下江兵

上將丈昌星名東平漢王國也後漢書有東平王蒼又曰

王莽地皇三年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郡國志云南郡編縣有藍口聚注云下江兵所據今當陽縣城

是彎弓伏石動振鼓沸沙鳴

韓詩外傳曰昔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

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異苑曰涼州西沙山昔有覆師於此積尸數萬大風吹沙覆成山阜時聞有鼓角聲橫

海將軍號長風駿馬名

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等入軍於越吳都賦曰習

御長風狎翫靈胥李善注云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口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雨

歇殘虹斷雲歸一雁征暗巘朝石濕空山夜火明低橋

澗底渡狹路花中行

觀此數語知是從峽中行也

錦車同建節魚軒

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

言與趙國夫人紀豆陵氏同行也漢書西

域傳曰初楚主侍者馮嫫能史書習事常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

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
說烏就屠降烏就屠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
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
車持節詔馮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左氏傳曰歸夫
人魚軒漢書曰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
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中羣盜妻徒
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又商子
兵守篇云壯女為一軍史記云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
試以婦人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
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皆引軍
中女子之事也漢書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
劬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
名也張宴曰范氏能詛胡者時趙王將婦出軍故引軍
中女子塞外夫人之事子山紇豆陵墓誌云柱國殿下
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夫人從政月峽贊德
雲門是也夫人後薨於成都之錦城矣
小人乖攝養

岐路阻逢迎

小人子山自稱也揚子悲岐路爾雅曰二達謂之岐旁郭注曰岐道旁出也

幾

月芝田熟何年金竈成

十洲記曰鐘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

頃畝也鮑照舞鶴賦曰朝戲乎芝田史記曰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

則益

哀笳關塞曲嘶馬別離聲

傅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子山身為

羈旅又與趙王離別即李陵書所謂胡笳互動牧馬悲鳴者也

王子身為寶深思不倚

衡王子謂趙王也史記袁盎曰百金之子不騎衡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

韋昭曰衡車衡也

和趙王送峽中軍

一作和趙王送從軍

樓船聊習戰白羽試搗軍

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教習水戰又曰昆

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呂氏春秋曰武王伐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

紂軍反走高誘淮南子注云搗揮也山城對却月岸陣

抵平雲

水經注曰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壘湘中記曰衡有玉牒禹案其丈治水遥望衡山如陣雲

沿湘千里九向

赤虵懸弩影流星抱劍文

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

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虵宣惡之彬曰此弩影似耳古今注曰吳大皇帝有寶劍六白虹紫電辟邪流星

胡笳遥警夜塞馬暗嘶羣

李陵答蘇武書曰胡笳互動牧馬悲

鳴吟嘯成羣遶聲四起杜摯筼賦
序曰筼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
客行明月峽猿聲不

可聞

蜀本紀曰蜀王秀所建三峽明月峽巴峽巫峽
荊州記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同前

飄飄暎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即送師

風后

握奇經有雲陣風陣又六宗箕星有風
師之名故云度雲翊陣迴風送師也
峽路沙如月山

峰石似眉

華陽國志曰巴郡枳縣有明月峽蜀都賦曰
抗義眉之重阻劉逵注云義眉山名在成都

南犍為界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遙可望迴鞍念此

時

任豫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
城在州南蜀時故宮也其處號錦里

同廬記室從軍

隋書列傳云廬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畧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從憲伐齊說伯杜鎮下之是其事也又按齊王憲傳憲伐齊在天和六年此云同廬記室從軍知代齊之役子山同廬愷並從齊王軍行也

河圖論陣氣金匱辨星文

孔安國尚書傳曰河圖即八卦之形河圖論陣氣者諸葛

孔明所謂八陣圖也若八卦矣太公金匱地中鳴鼓書金匱辨星文者步星宿以紀吉凶之象也

角天上下將軍

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鼓角鳴於地中漢書曰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

既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兵事上神將軍何不從函此右去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犀恒七屬絡鐵本千羣

周禮曰函人為甲犀角七屬陸倕新刻漏銘曰鐵馬千羣朱旗

萬飛梯聊度絳合弩暫凌汾

陳琳武庫賦曰其攻也則飛梯行雲臨閣靈構隋書

地理志曰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又正平

縣有後魏南絳郡翼城縣後魏置曰北絳縣并置北絳

郡後齊廢新安縣並南絳入焉絳縣舊置絳郡後周置

晉州又曲沃縣有絳山按絳本春秋時晉地左傳莊二

十六年晉士為城絳以深其宮杜預曰絳晉所都也今

平陽絳邑縣時周齊接界並置郡縣故伐齊之師飛梯

度絳矣釋名曰弩者怒也其柄曰臂鉤絃者為牙隋志

文成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後齊為西汾州

後周平齊置總管府按汾亦春秋晉地左傳稱臺駘

汾神時齊未平西汾尚屬於齊故云合弩凌汾也

寇

陣先中斷妖營即兩分

寇陣妖營謂

連烽對嶺度嘶馬

隔河聞

方言曰烽虞望也嶺謂絳山河謂汾也

箭飛如疾雨城崩似壞雲

袁宏後漢紀昆陽之戰云弩射城中如雨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滅吏

士皆壓仆

英王於此戰何用武安君

英王謂齊王憲也史記曰白起為武安君

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

徐國公者若干惠之子若干鳳也周書列傳云保定二年追錄佐命之功封鳳徐國公

八風占陣氣六甲候兵韜

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

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闔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一名融風景風又名凱風左傳襄十八年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杜預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歌南北風者聽

晉楚之強弱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於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屈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太公有六韜文虎豹

龍犬說文曰

置府仍開幕麾軍即秉旄

漢書注晉灼曰衛青征匈奴絕

韜劍衣也

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之風濟而波罷張平子思玄賦舊注尚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按執旄以指撫也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旄名曰麾謂麾幅曲蓋者也長旂臨廣武烽火

對成臯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因為廣武城

在教倉西三室山上地理志曰河南郡成臯故虎牢或曰制匈奴傳烽火通於長安師古曰晝則舉燧夜則舉

烽

巡寒重挾纈酌水勝單醪

左傳宣十二年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

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正義曰玉藻云纊為繭緼為袍鄭云纊新綿也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饋一簞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成非滋味及之也陣

後雲逾直兵深星轉高

陣雲注見上篇從駕觀講武詩河圖稽燿鈞曰太白散為天狗

主候

電燄驅龍馬山精鏤寶刀

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有馬名奔電周禮曰馬

八尺以上為龍吳越春秋曰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

塞迥翻榆葉關寒落雁毛

如淳漢書注曰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雁門山即北陵西隄雁之所出因以

名云在

既得從神武何須念久勞

易繫辭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

夫王仲宣從軍詩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

伏聞遊獵

虞旂喜旦晴獵馬向山橫

周禮曰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植虞旂于其中致禽而

珥馬石關魚貫上山梁雁翅行

相如上林賦曰麗石關張揖曰觀名周易曰貫魚以宮

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山梁協孔性白虎通曰雁飛則成行鮑照出

自薊北門行曰雁行緣石起魚貫度飛梁

雪平尋兔跡林叢聽雉聲馬嘶山

谷響弓寒桑柘鳴

許慎曰南方谿子巨黍蠻居柘弩皆善材也

聞弦鳥自落

望火獸空驚無風樹即正不凍水還平誰知茂陵下願

入睢陽城

漢書曰相如上疏諫獵既病免家居茂陵又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

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
言已欲擬相如病免仍歸梁也

見征客始還遇獵

貳師新受詔長平正凱歸猶言乘戰馬未得解戎衣

史記

大宛傳言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宛期至貳師城取
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衛青傳云封青為長平侯周禮曰
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也左氏
傳曰振旅凱入于晉吳都賦云迄可休而凱歸戎衣者
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鄭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
又以為衣裏也杜預左傳注曰戎服軍旅之衣也上

林遇逐獵宜春暫合圍

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養百獸
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史記曰上

至長楊獵相如上疏
諫之還過宜春宮

漢帝熊猶憤秦王雉更飛

漢書孝
元馮昭

儀傳曰上幸虎園闕獸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走馮媼好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媼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麋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為獼弗迷獼弗迷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為寶難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獼弗迷逐二童子化為雉雄止陳倉化石雌止南陽故人迎借問念舊始依依河邊一片石不復肯支機蘇武詩曰思心常依依李善注曰依依思戀之貌也荆楚歲時記曰張騫使大夏尋河源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言得見故人述其思婦之情也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

二教謂釋道二教也

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

世說曰六通五明同歸正異名注經云六通天眼天耳身

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在心之明也又天竺大論曰五明一聲明二工巧明三醫方明四因明五內明按此亦五明黃庭內經曰上觀三元如連珠落落明景照九隅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元始天尊為主

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

異苑曰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臨魚山忽聞巖岫裏有誦

經聲清迢深亮遠谷流響不覺斂襟祇敬便則而效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鸞岡西有

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魚山謂釋鶴嶺謂道言此二教清梵從兩處來也香煙聚為塔花雨

積成臺

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聲上盍切言香煙上浮自聚為塔花雨所落自積成臺不假人力也

空心論佛性貞氣辨仙才

維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空色

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
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魏牧釋老志序曰
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人謂德充道備堪濟
萬物也漢武內傳王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真
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形易則變化
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為仙人又云劉徹形慢神穢雖當
語之以至道殆
恐非仙人也

露盤高掌滴風烏平翅迴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承露

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承掌露和玉
屑飲之郭延生述征記云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烏遇
風乃動一曰長安靈臺上有相
風銅烏千里風至此烏乃動

無勞問待詔自識昆明

灰漢書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應劭曰諸臣才技徵召
未有正官故曰待詔三輔黃圖曰武帝初穿昆明池
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胡人知
之乃問胡人胡人曰燒劫之餘灰也

至老子廟應詔

虛無推馭辨寥廓本乘蜺

淮南子曰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廣雅曰寥空也廓深也淮

南子曰乘雲車入雲蜺遊雲霧高誘曰以雲蜺為馬遊行也

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

谿

西京賦曰旁開三門神仙傳老子耳有三門然此三門廟門道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賴鄉曲仁里人

也索隱曰苦縣本屬陳國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括地志曰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今亳

盛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

言竹中有節可以盛

丹也抱樸子曰九丹者神丹之要第二之丹曰神丹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即皆消壞百疾皆愈也第三之丹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四之丹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七之丹曰柔

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九之石似臨邛芋芝如封禪

丹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
泥抱樸子曰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
陳子敘等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食甘草
防風壳實之屬十餘種搗為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大
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報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
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
青龍膏作之用丹砂和清水以石納其中須臾石柔而
可食也若不即取石消爛盡也食此石以最飽令人丁
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煎
之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
曰吾聞岷山之下沃瑩下有踰鵠至死不飢師古曰踰
鵠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
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踰鵠也地理志曰蜀郡有臨邛
縣言煮石之爛如臨邛芋也列仙傳曰彭祖常食桂芝
又曰鹿皮公食芝草飲神泉史記封禪書正義曰此泰

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
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曰
或曰封者金銀繩故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西京雜
記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漢舊儀曰天子
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言芝色如封
印璽之泥也蓋言神仙之法餐芝餌石矣
能毛新鵠小
盤根古樹低
能鳥易毛也抱樸子曰千歲之鵠純白能
登於木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
曰以此為我姓此云古樹蓋老子廟中樹也述異
記曰瀨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縹李一李二色

孤煙起春山百鳥啼路有三千別途經七聖迷

禮記王制曰凡

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云老子西遊在中國
三千里之外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
明為御昌寓駢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
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李云地名七聖黃帝一方

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詔惟當別關吏直向流沙西

列仙傳曰

關令尹喜者周人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又著書十篇名關令子列異傳曰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奉和趙王遊仙

藏山還採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期

神仙

傳曰陳安世京兆人也為權叔本家傭賃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遊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怠二仙復來詣門叔本使安世出二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

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往來其處叔本怪之曰安
世處空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疑非常人乃執弟子之
禮安世道成白日昇天叔本後亦仙去又曰李意期者
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於成都角中作土窟
居之劉玄德欲伐吳報關公之死使迎意期到甚敬之
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
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
還去備不悅果為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
甲仗軍資畧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
往問吉凶但占其顏色若歡悅則善慘懷則惡後入瑯
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玉京

一作魚

傳相鶴太乙授飛龜

葛洪枕中書曰元始天王

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皆金玉飾之又曰
玄都玉京七寶山周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
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上宮是盤古真人元始
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

宮九天眞王三天眞王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
八十一萬山嶽洞室雖有億萬往來如一步耳道士浮
丘公有相鶴經抱樸子曰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
事太乙元君以授要訣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
凡三篇皆白石香新芋青泥美熟芝

神仙傳曰白石先生中黃丈人弟子

嘗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曰白石先生又
曰焦先嘗煮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又曰王烈
字長休邯鄲人也之太行山中見山破石裂石中有一
穴口經濶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
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如粳米飯嚼之
亦然言煮白石新香如芋餐青泥美熟如芝也

山精

逢照鏡樵客值

一作遇

圍碁

抱樸子曰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

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鏡中如人形若是

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昔張蓋踰及偶高成
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
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
視鏡中乃是鹿也即成鹿而走去又林慮山下有一亭
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後却伯夷過之宿明燈
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
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佯誤以燭爐熱
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
人聲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虞喜
志林曰信安山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碁看
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柯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矣又見述異記石紋如碎錦藤苗似
亂絲蓬萊在何處漢后欲還祠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
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之藥在焉黃
金白銀為宮闕草木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

下欲到即風引船去終莫能至云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至海冀獲蓬萊者

奉和同泰寺浮屠

和梁簡文帝也浮屠塔也南史梁武帝本紀大通元年云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幸寺捨身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中大通元年帝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三請乃許中大同元年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設解會法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梁京寺記曰梁武帝改年號大同起同泰在臺城內窮竭帑藏造太佛閣七層為火焚武帝

捨身施財以祈福自大同以後無年不幸簡文帝集中有幸同泰寺浮屠詩故子山和之

峒峒凌太清照殿比東京

峒峒高貌太清謂天言塔之高也鶚冠子曰上及太清下

及太寧張衡著東京賦東京謂洛陽也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白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身也後得其形像言神光照殿比東漢明帝時也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

城

古詩曰雙闕百餘尺淮南子曰縣團涼風樊桐在崑崙之中山上有層城九重

拱積行雲礙

幡搖度鳥驚

爾雅曰機謂之棧大者謂之拱郭注云棧概也機徒得反棧音亦說文曰礙止也西

京雜記曰幡旄光影照耀一殿

又按佛家有幡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塲王巾頭陀寺碑文云勝幡

西振言拱高則行雲過而或礙幡長則飛鳥視之而驚也

鳳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

西京賦曰鳳騫翥於鸞標薛綜曰謂作鐵鳳風張兩翼舉頭數尾以插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

飛者言鑄鳳鸞標狀如始泊刻蓮方井形類初生時也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

言塔上懸鏡疑月搖鐸似鸞也周禮鼓人職鄭注云鐸大鈴也西京雜記所謂九子金鈴每好風日鈴聲震動

左右此云鐸畫水流全注圖雲色半輕一作行云流水之象韻亦猶是矣

也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明漢書曰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西京賦

曰綴隋珠以為燭薛綜曰明月大珠夜雖連博望苑還則有光如燭李善曰火齊玫瑰珠也

接銀沙城三輔黃圖曰武帝立子據為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在長安門南杜門外王巾頭陀寺

碑文曰脫屣金沙李善注曰拔河一名金沙河雖連博望苑者言簡丈時為太子也還接銀沙城者言佛國也

是詩當在中
大通年作也
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
三輔黃圖曰昆明池中有靈波

殿皆以桂為殿柱風來自香列仙傳曰
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間
庶聞八解樂方

遣六塵情
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六塵謂色聲香味觸法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

味身入觸意入法是為六
入又為六根又為六職

奉和法筵應詔
周書武帝紀建德元年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

五城鄰北極百雉壯西崑
抱樸子曰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

玉函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
四時言城高上與北極為隣也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

雉杜預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大
高一丈說文曰崑崙山名佛教出於西方故云西崑鉤

陳橫複道閭闔抵靈軒

天文志曰鉤陳六星在紫宮中漢書注云上下有道故曰複音

復黃圖曰宮之正門曰閭闔

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園

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毘

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廬舍今之二里也八拘廬舍為一由旬今十六里也佛影胡人

記經文漢語翻

劉孝標世說注曰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

有白光明日博問羣臣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士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白光殆將其神人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諸佛經二十四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列觀百
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
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
漢哀成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說便為不同魏畧西
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

浮圖者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
黃髮如青然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脇出
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
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應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圖
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
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
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
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
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
傳所言四十二者其丈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
聞非是時

星窺朱鳥牖雲宿鳳凰門

朱鳥朱雀南方神也景福殿賦曰朱

鳥舒翼以峙衡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

新禽解雜嘽春柳卧生根早

雷驚蟄戶流雪長河源

月令云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釋法顯

佛國記曰蔥嶺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即名為雪山人也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建始移

交讓徽音種合昏

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蜀都賦曰交讓所植劉淵

林注云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縣洛陽宮殿簿有徽音殿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陸佐公新刻漏銘云合昏暮卷是也本草曰合歡即夜合也一名風飛扇天辯泉湧屬絲言禮記曰王言如絲天合昏

羈臣從散木何以預中天

羈臣自謂本羈旅之臣也莊子匠石曰散木也是不材之

木無所可用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天中之臺

迴翔遙可望終類仰鵾絃

嵇康

琴賦曰鵾難游絃李善注云古相和歌有鵾難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一作和趙王
遊雲居寺

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臺

國語曰晉平公
為九層之臺

石闕恒逆上

山梁乍斗迴

張揖曰石闕觀名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
甘泉宮外論語曰山梁雌雉毛詩鄭箋云

梁石絕水
之梁也

階下雲峰出窻前風洞開隔嶺鐘聲度中天

梵響來平時欣侍從於此暫徘徊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無名即講道有動定論機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又云道無常名易繫辭曰幾者動之

微安經讓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焉趣能同捨講歸

後漢書曰朱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
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
乎以有舊恩

石渠人少歇華陰市暫稀

三輔黃圖曰石渠閣蕭何所造

成帝於此藏秘書焉後漢書曰張楷除長陵令不至官
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
公起秋雲低晚氣短景側餘輝螢排亂草出雁捨斷蘆

飛月今曰腐草為螢淮南子曰夫雁順風以愛氣力銜
蘆而翔以備增弋高誘曰未秀曰蘆已秀曰葦增矢

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別有平陵逕蕭條客鬢衰饑噪空倉

雀寒驚懶婦機

別有以下子山自謂也地理志云平陵屬扶風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蘇伯玉

妻盤中詩曰空倉雀常苦饑雀豹古今注曰蟋蟀一名吟蛩初秋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為懶婦小園賦亦云聚空倉而雀噪實欣懷謏音小問逢君理入微學記曰足驚懶婦而蟬嘶以謏聞不足以動衆鄭注云謏之言小也聞音問

奉和趙王隱士

袁集中有和趙王隱士

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

袁宏後漢紀曰陳蕃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

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詔公車備禮徵不至又按後漢書逸民傳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亦五隱也漢書曰疎廣疎受帳飲東都門皆曰賢哉二大夫漢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後漢書曰逢萌解雲氣浮函谷星光聚潁川京房易飛冠挂東都城門侯云視四

方常有火雲五色見其下賢人隱也漢書曰弘農故函谷關上洛屬弘農四皓隱於上洛熊耳山故云是矣天

丈志曰少微處士星也

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

霸陵採樵路

一作徑

成都賣卜錢

後漢逸民傳曰韓康入霸陵山詩云言採其樵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

養則閉肆下

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

說苑曰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

簾而授老子

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榮啟期對以三樂

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

箕股其榻上

阮籍惟長嘯嵇康誅一絃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

常膝處皆穿

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白杵而已

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

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虎蘇門生逋

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神仙傳曰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
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自披髮覆身髮長丈餘又
雅容非常歷世見之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
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
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
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弦之琴以成音叔夜乃
嘆息絕思也 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短松猶百尺少鶴已

千年

言松之短者猶有百尺則長者可知鶴之少者已有千年則老者可知即絕照升天行所謂躡遊越

萬里近別數千齡者也

野鳥繁絃嘒山花焰火然洞風吹戶裏石

乳滴牕前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傳

高士傳曰韓康入霸陵山中博士公

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安車以聘之康不得已乃佯
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

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是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又曰漢濱父老者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父老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吾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擬詠懷二十七首

昔阮步兵詠懷詩十七首顏延年以為在晉文代慮禍而發子山擬斯而作二十七篇皆在周鄉關之思其辭旨與哀江南賦同矣

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

魏氏

春秋曰阮籍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臧營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沈醉日多作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嵇康拜中散大夫宗正喜為康傳曰康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言已處亂世不能飲酒彈琴棄絕人事而困於塵俗深愧二公矣

酒鮒常思水驚

飛每失林

莊子云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

水而活我哉戰國策曰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下之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絃音引而高飛故創怯言

風雲能變

色松竹且悲吟

風雲喻佐命之臣江陵三年即遭其變松竹比有節之士西魏一使良可深悲

自喻去梁仕周

致哀失節也 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實

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憲專權驕恣駰數諫之憲不能容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章懷太子注云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言已身在長安已不得意何必長岑之遠乎

褚衣居傳巖垂綸在渭川乘舟能上月飛憶欲捫天

已言

本有與梁之大志也褚衣罪人之服也漢書賈山曰秦褚衣半道又賈誼曰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張宴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傳巖尚書云高宗夢得說說築傳巖之野王子年拾遺記曰傳說賃為賴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以玉帛聘為阿衡也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云流磻平臯垂綸長川史記曰呂尚以漁釣于周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毛詩鄭箋云釣釣者以絲為之綸竹書紀

年曰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按傳巖渭川言元帝見用也上月捫天言其志大也釋名曰憶憲也

禦熱也說文曰捫撫持也

楚辭曰遂倏忽而捫天

誰知志不就空有直如弦應

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洛陽蘓季子連衡遂不

連戰國策曰蘇秦字季子洛陽軒里人也始將連衡說秦書上而說不行言已聘於西魏本欲事秦屬大軍

南討是連既無六國印翻思二頃田史記云季子嘆曰

衡不連也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言已既不能連衡事秦又不能合縱攻秦身為羈旅翻欲歸家引秦事所以比魏

也

俎豆非所習幃幄復無謀

論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後漢

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不言班定遠應為萬里侯

後漢書曰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使西域通三十六國封定遠侯傷已本無謀習而出使不歸玉門生入不可得矣

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

史記曰荆軻入秦燕丹錢之易水高漸離擊筑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

行役升此而顧倡家遭強聘質子值仍留

漢書李延年曰父母兄弟

瞻者莫不悲思倡家遭強聘質子值仍留

曰父母兄弟

皆故倡也師古曰倡樂人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左氏傳曰晉太子圉為質於秦質音致言倡家作妓本不欲嫁質子思歸本不欲留以喻已本

自憐才智盡空

傷年鬢秋

子山以元帝承聖元年甲戌聘魏時年四十有二遂老於北地矣

楚材稱晉用秦臣即趙冠

左氏傳曰惟楚有材實晉用之後漢書輿服志曰武冠謂

之趙惠文冠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

離宮延子產即

左傳子產壞垣事在襄公三十一年莊二十年傳曰陳公子完奔齊齊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

仲陳公子完羈寄旅客也

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

言已留魏非所樂也

雪泣

悲去魯悽然憶相韓

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西征賦曰丘去魯而顧嘆呂

氏春秋曰吳起雪泣而應之高誘曰雪拭也史記張良傳曰韓破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讐以太父父五世相韓故去魯喻已去江陵父母之邦也留侯五世相韓庚氏亦父子仕梁深念舊恩矣

惟彼窮

途慟知余行路難

魏氏春秋曰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言已至此

惟有窮途之慟而已

惟忠且惟孝為子復為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

言

氏世德忠孝累傳已為庾氏之子復為梁朝之臣今人事既盡身存名滅為可傷也吳起嘗辭魏

韓非遂入秦

史記曰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欲去之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

武侯疑之而未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又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於黃老

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急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

斯姚賈害之言已去梁即魏猶吳起辭魏韓非入秦也

壯情已消歇雄圖不復申

言不能為移住華陰下終為關外人

漢書楊僕上書曰耻為關外人子山

辭楚入秦翻

慙關內矣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殊可吐寧知炭欲

一作可

吞

言梁朝以國士遇我有知己之威不能報也易坤靈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史記曰趙襄子最怨知伯

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容今智伯知我我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讐而反為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

矣而子獨何以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范中行氏昔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

史記曰蘭相如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漢書曰

得黃金百金不如季布一諾茲云輕者言使魏為其所辱也

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

孫言江陵之敗梁祚日微帝子被戮也悲傷劉孺子者傷敬帝也南史敬帝紀云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

為江陰王薨於外邸是也悽愴史皇孫者傷建業江陵前後二敗簡丈元帝諸子遇害者多也漢書王莽傳曰

平帝崩立宣帝立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廢嬰為安定公宣帝紀曰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

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

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

無因同武騎歸守霸陵園

漢書曰司馬相如為武騎

常侍又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文帝葬灞陵故云灞陵園言已本梁朝文學之臣不能如司馬相如歸守原陵也

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

漢書枚乘說吳王曰昔秦北

謂榆關也漢使如張騫甘英之屬云斷音信絕經過者喻已鄉關之情若遠戍也

胡笳落淚曲

羌笛斷腸歌

李陵書曰胡笳互動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纖腰減束素別

淚損橫波

好色賦曰腰如束素傳毅舞賦曰目流涕而橫波

恨心終不歇紅顏

無復多

自言關塞苦寒之狀若閨怨矣

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斷河

述異記曰

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一名鳥市一名冤禽

白馬向清波乘冰始渡河

謂梁元帝承制江陵也清波楚地史記陳涉世家曰黥布

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陳為楚後漢光武紀曰帝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

置兵須近

水移營喜竈多

漢書曰韓信破趙諸校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

水陣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乎後漢書虞詡傳曰羌寇武都詡遷武都太守停軍不進而

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滅

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示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也及羌敗散詡占相地

勢築營壁二十八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時元帝承制馳檄四方王僧辯等討平侯景正中興之極

也盛者長坂初垂翼鴻溝遂倒戈

謂元帝即位纔及三年魏軍至襄陽梁王啓率

衆會之遂至於敗也時梁魏地分南北有若鴻溝營本
梁朝宗室助魏自伐故云倒戈矣三輔黃圖曰甘泉宮
有長平坂司馬相如賦云登陂陀之長阪兮列子曰漢
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
馬喻魏兵之強也項羽本紀曰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詩曰殷士倒戈以喻梁王營
蕭牆之變也

的盧於此去虞兮奈若何

的盧傷元帝之死也
虞兮自傷也史記曰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夜起
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
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
騅不逝虞兮虞兮奈若何及烏江之敗項王謂亭長曰
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
不忍殺之以賜公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齒者名
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
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

空營衛青塚徒聽田橫歌

史記
注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氏曰茂陵東北西者衛青塚東者霍去病塚也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言已不能如衛青之征戰起塚廬山又不能學田橫五百人俱死海島也

北臨玄菟郡南戍朱鳶城共此無期別俱知萬里情

漢書

地理志曰玄菟郡武帝元鼎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胡國後漢書郡國志曰交趾郡有朱鳶縣又南蠻傳云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嫁為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討之言已出使昔不歸與玄菟朱鳶南北極遠之地俱為無期之別也昔嘗遊令尹今時事客卿不特貧謝富安知死羨生

左傳
宣十

二年曰為教為宰杜預注云宰令尹也周禮曰六卿太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亦謂之宰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史記曰秦王拜李斯為客卿言昔任元帝嘗遊楚令尹之門今在魏周更懷秋獨事秦客卿之官非惟不慕富貴並不樂生也

悲此平生何謂平

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悲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

時也蓋傷已平生之志今安在也

悲歌度遼水

一作易水一作燕水

弭節出陽關李陵從此去荆卿

不復還

水經注曰遼水出砮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屈而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

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有大遼水小遼水漢書西域傳曰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

餘里弭節猶持節也杜預曰節國之符信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李陵傳曰陵字少卿天漢二年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乃降匈奴中史記曰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軻入秦燕太子餞之易水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傷已持節使魏故入形影滅音書兩俱絕遙看塞北雲懸想不復歸也

關

一作天

山雪

言南北兩隔絕也

遊子河梁上應將蘇武別

李陵與蘇

武別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搖落秋為氣淒涼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壞杞梁城

宋玉

曰悲哉秋之為氣也搖落而變哀博物志曰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琴操杞殖戰死

妻泣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
乃放聲長號祀城為之崩殖一名梁言江陵之敗君臣
被戮殺傷者衆有夫妻離別之苦也天亡遭憤戰日感值愁兵史記項羽曰天之亡
我我何渡為天文志曰直虹朝映壘長星夜落營天文志曰
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亂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帥
大衆伐魏屯於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
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
來走軍上及隆軍者皆破敗之象也九月亮卒於軍焚
營而退羣帥交怨多相誅殘楚歌饒恨曲南風多死聲
言梁元帝江陵敗亡之徵也楚歌饒恨曲南風多死聲
漢書曰項羽軍垓下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左氏傳曰晉
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時梁元帝都眼前一杯酒誰論
江陵本楚地故多引楚事以為辭

身後名

世說曰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

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此言一杯酒身後名者特言江陵君臣但適一時不顧後慮也如安總荆楚不歸建業致有此敗惜其不用周弘正朱買臣之言也又于謹來伐時計用三策以帝懦而無謀多疑少斷知其必用下策向使耀兵漢沔席卷渡江丹陽帝居又何患焉嗚呼此其所以無謀也與

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寃

周逢鄭忿謂元帝與岳陽王登結讐也楚值秦寃謂西魏

之來伐也北史于謹傳云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譽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是周逢鄭忿也元帝承聖二年紀曰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周太祖宇文泰也左來攻是楚值秦寃也魏相安定公周太祖宇文泰也左

氏傳曰周鄭交惡又曰鄭文公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皆周王逢鄭忽之事史記張儀見楚王曰王為閉闕絕齊使使者西取商於之地六百里王絕齊齊秦交合秦發兵擊之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

之郡是楚后值秦寬之事也

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

屯

謂西魏將于謹及梁王營會兵來伐軍容之盛也魏志曰公孫瓚與子續書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

鳴於地中梯衝舞吾城上鶴列陳兵也莊子曰君必武盛鶴列於麗譙之間後漢書劉表傳曰冀馬雲屯武

安檐瓦振昆陽猛獸奔

言攻城之急也史記曰趙惠文王時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

武安屋瓦盡振後漢光武紀曰王尋王邑圍昆陽驅猛獸犀象之屬以助威光武率敢死者乘銳奔之流

星夕照鏡烽火夜燒原

天文志曰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

奔奔亦流星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夕照鏡者言其星之明也顏師古漢書注曰夜則舉烽故云夜燒原也爾

雅曰高平曰原

古獄饒冤氣空亭多枉冤

述異記曰漢武帝幸甘泉長坂道中有蟲

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以蟲置酒中立消後漢書曰王忱除郿令到官至聚亭有鬼數殺過客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前訴曰妾夫為浩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使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言江陵戰鬪之時殺傷者衆故多冤冤也

天道或可問微兮不忍言

楚辭曰屈原放逐因書其壁呵而問之號曰天問言天使梁亡不可問也

橫流邁屯慝上塤結重氛

屯易卦名陸機功臣頌曰上塤下蹟注云塤不澄不清之

貌說文曰氛祥氣也聲符分切此祥字如祥桑之祥益謂機祥妖也

哭市聞妖獸頽山起

怪雲

哭市聞妖獸疑用春秋齊襄公見公子彭生事左傳所謂豕人立而啼是也襄公為無知所弑矣續

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流血千里言江陵將陷有妖異之徵也

綠林多散卒清波有敗軍

綠林清波皆楚地也後漢書曰新市人王匡王鳳與諸亡

命藏於綠林中漢書曰英布擊秦左右枝破之清波復以秦為楚綠林多散卒者謂任約謝答仁本侯景之黨元帝復用至此其卒多散去也清波有敗軍者謂胡僧祐朱買臣之敗也智士今何用忠臣

且未聞惜無萬金產東求滄海君

言江陵敗後智士忠臣無所可用惜已無

資不能為國報讐也史記曰秦滅韓張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顏師古漢書注曰滄海君當時賢者之號也

吉士長為吉善人終日善大道忽云乖生民隨事蹇

易曰

蹇難也險在前也

有情何可豁忘懷固難遣麟窮季氏豎虎振

周王圈

左傳哀十四年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

也然後取之當云麟窮叔氏豎然魯三家季孫為政故可通用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搏虎而獻天子命

為桺而畜之束競是曰虎牢說文平生幾種意一旦衝

曰國養獸閑周禮鄭注云牢閑也

風卷漢書韓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疾疾風之衝突者也言已道乖事蹇如麟在置中

虎居圈內平生志意若衝風之盡卷也

六國始咆哮縱橫未定交

史記索隱注曰六國韓魏趙燕齊楚是也與秦為七國亦

謂之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三國益微又前亡又曰東西為橫南北為縱山東地形縱長蘇秦相六國令縱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欲競連城玉翻徵

縮酒茅

史記曰秦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左傳云管仲謂楚王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六國

始咆哮縱橫未定交者以喻梁元帝與岳陽王譽不能和緝也欲競連城玉翻徵縮酒茅者時西魏方盛比之

強秦營與江陵方宜合縱攻秦而反會兵來伐責楚
包茅大寶是以西去矣襄陽形勝其為連城也與析

骸猶換子登爨已懸巢

左傳宣十五年華元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杜預曰爨炊

也何休公羊傳注曰骸骨也左傳成十六年曰晉楚戰
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曰巢居車上為櫓
巢說文作輶云兵馬高如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
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言江陵之危急也壯

冰初開地盲風正折膠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冰始壯地始拆仲秋之月盲風至鄭注

云盲風疾風也正義曰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為盲風漢書鼂錯曰欲立威者始于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輕雲飄馬足明月動弓弰
西京雜記稱漢文帝馬有浮雲之名故馬曰輕雲言馬壯也劉熙釋名云弦月半之名
若張弓弛弦故弓曰明月言兵彊也
楚師正圍鞏秦

兵未下崤

左傳昭二十三年曰二師圍郊郊得潰杜預注云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郊鄆二邑

皆子朝所得昭二十六年傳曰晉師克鞏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至定四年楚柏舉之敗明年王人殺子

朝於楚正圍鞏者言楚方盛也僖三十二年傳曰秦穆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曰晉人禦

師必於殺杜預曰殺在弘農澠池縣西殺字或作崤戶交反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

包左傳定四年曰昭王在隨申色胥如秦乞師立依於秦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

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明年色胥以秦師至大敗吳師遂復楚國按江陵之師在承聖三年甲戌冬

十一月壯水以下言自春至秋馬壯兵彊此時楚師方盛秦兵未來何不急徵諸援以備不虞若王僧辯王琳

陸法和諸軍一戰可勝而保守羅郭遂為于謹所破竟無申包胥之一人報讎復國也

橫石三五片長松一兩株對君俗人眼真興理當無野

老披荷葉家僮掃栗跗竹林千戶封甘橘萬頭奴

此子山小

園賦也言其可以棲遲矣毛詩鄭箋鄂不曰鄂拊鄂足也釋文云拊亦作跗此云栗跗亦栗之足也漢書曰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吳志曰李衡臨終嘗勅其子曰龍陽洲千頭木奴歲收絹千足君見愚公谷真言此谷愚

傷已於此築室真為愚也韓非子曰齊威公入山問父老曰此何谷曰臣

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以臣為愚遂名為愚公谷

日曉荒城上蒼茫餘落暉都護樓蘭返將軍疏勒歸

漢書

曰傳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

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又
西域傳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夷城去陽關千六
百里又鄭吉傳曰使護鄯善以西南道並護車師以西
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後漢書曰耿恭為
戊巳校尉引兵據疏勒城匈奴攻恭食盡困窮稍稍死
亡餘數十人會漢遣軍迎校尉遂相隨俱歸漢書西域
傳曰疏勒國治疏勒城去馬有風塵氣人多闕塞衣曹
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建出行詩曰蒙霧犯風塵闕塞
衣謂征衣也言見征客初歸也陣雲平不動秋蓬卷欲

飛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曹聞道樓船戰今年不解圍

漢書曰楊僕宜陽人也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此章述其南北絕遠之情也

尋思萬戶侯中夜忽然愁言已不能為國建勲也漢書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

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琴聲遍屋裏書卷滿牀頭雖言夢蝴蝶

定自非莊周

莊子曰昔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

殘月如初月新秋似

舊秋露泣連珠下螢飄碎火流樂天乃知命何時能不

憂

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言已功業都捐琴書何益光華已晚瞬息衰秋思之甚為可憂也

憤憤天公曉精神殊乏少

言天道無知有如長夜也莊子曰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

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憤上內反說文蒼頡篇並云亂也

一郡催曙雞數處驚眠

鳥

說文曰曙旦明也

其覺乃于其憂惟悄悄

莊子曰泰氏其徐徐其覺于于

邶風柏舟之詩云憂心悄悄張儀稱行薄管仲稱器小
慍于羣小毛傳曰悄悄憂貌

史記曰張儀魏人也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
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
數百不服釋之論語
曰管仲之器小哉
天下有情人居然性靈天
言天道
味味不
可問
也

在死猶可忍為辱豈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
言

死且可忍豈不能忍辱乎然古人有
烈性者獨不安於此故寧死不辱也
其面雖可熱其心

長自寒
面可熱者自慙之辭若兩頰發赤矣漢書鄭崇
曰臣心如冰慙已面雖可熱而心寒如水異於

熱中
者也
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幸無侵餓理差有犯兵

欄
史記曰許負相周亞夫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
死法也干寶搜神記曰魏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

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言取鏡照看已面雖無餓死之法亦有兵死之相何竟不能一死行陣也擁節時驅傳乘亭不據鞍漢書曰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

王然等馳四乘之傳至蜀說丈曰以車曰傳以馬曰據師古漢書注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驛騎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言已但有驅傳之舉而無據鞍之事也代郡蓬初

轉遼陽桑欲乾

王僧達咏古詩云仲秋遼風起孤蓬卷霜根漢書地理志曰代郡秦置屬幽州

應劭曰故代國又地理志曰代郡有桑乾縣孟康曰乾音干

秋雲粉絮結白露水銀

團

言衰秋之氣白雲如粉秋露垂珠若水銀團也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一思探禹穴

無用鑒臯蘭

漢書司馬遷傳曰上會稽探禹穴張宴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

間云禹入此又霍去病傳曰過焉文山千有餘里令短兵鑒臯蘭下師古曰臯蘭山名鑒謂苦擊而多殺也言

衰老不能復戰也

倏忽市朝變蒼茫人事非

言建鄴江陵之變也古出夏北門曰市朝易人千載墓平

避讒猶采葛忘情遂食薇

言在江陵時使於魏是為采葛仕於周是為食薇也子夏

詩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曰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史

記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

陽山譙周古史考云夷齊採薇有婦人曰薇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是夷齊并不食薇也子山仕周為餐粟

矣懷愁正搖落中心愴有違

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搖落而變衰

獨憐

生意盡空驚槐樹衰

世說曰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

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婆無復生意子山引此作枯樹賦

以為世異時移

忽忽不樂矣

日色臨平樂風光滿上蘭

西京賦曰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又曰正壘壁乎上蘭三輔

黃圖曰上林有上蘭觀又史記周勃傳御史大夫施屠昆邪破館軍上蘭

南國美人去東

家棗樹完

離騷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注云美人謂懷王也王逸章句云靈修美人以嬋於君漢書

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婦還里中為之歌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南國謂楚也美人喻君

也時元帝都江陵本楚地故比之南國美人吉婦抱松
自喻也東家棗完喻已身在長安如出婦不還矣

傷別鶴向鏡絕孤鸞

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

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劉敬叔異苑曰蜀
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羞對之
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得類則鳴何不懸鏡照
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喻已身在異
域如別鶴

不言登隴首惟得望長安

隴首即隴頭歌所謂隴頭流水鳴聲

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又云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
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王餐詩曰南登
瀟陵岸迴首望長安言登隴首得望長

安今已之鄉關在於南國不能復見也

關麟能食日戰水定驚龍

春秋孔演圖曰麟木精也麒麟
關日無光博物志曰麒麟

關而蝕日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關將毀王宮王卒壘之及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韋昭曰

穀洛二水名也閩者兩水格有似于鼓鞀喧七萃風塵閩喻梁元帝與西魏兩國爭戰也

亂九重

禮記曰君子聞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周禮注曰字林並曰鞀小鼓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賜

七萃之士王仲宣雜詩曰風飄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呂向曰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也風塵亂九重者言

元帝出降天子蒙塵也九重謂君也

鼎湖去無返蒼梧悲不從

三輔黃圖曰黃帝採

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迎帝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建鼎湖宮禮記曰舜葬

蒼梧二妃不從言魏人戕帝徒勞銅爵妓遙望西陵松時已在長安不能從君死也

魏志曰曹公臨死謂嬖好妓人曰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言元帝葬於津陽門外遙望如西陵墓

田矣

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

易曰遯世無悶

昏昏如坐霧漫漫疑

行海

甯戚歌曰長夜漫漫何時旦沈約詩曰歸海流漫漫

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

改

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黑黑變黃各三日無悶無不悶言已不隱

不仕也有待何可待言欲待梁興而梁反亡也昏昏如坐霧言已之昏憤也漫漫疑行海言已無所歸也千年

水未清一代人先改蓋傷梁運之遂終也

昔日東陵侯惟有瓜園在

三輔黃圖曰長

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

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言已本梁臣今梁亡而留於長安若東陵故侯也

懷抱獨昏昏平生何所論由來千種意併是桃花源

神搜

後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鷄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為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言已平生懷抱至

此皆不足論惟
有避秦而已

穀皮兩書帙壺盧一酒樽自知費天下

也復何足言

史記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纊索隱曰穀木名皮可為紙詩云其下維穀毛詩

草木蟲魚疏曰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布紙長數丈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說丈曰帙書衣也世說曰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壺盧可以盛酒也言已既有避秦之志惟有兩帙之書一樽之酒不足復論天下事也

蕭條亭障遠悽慘風塵多

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漢書西域傳曰於是漢列

亭障至玉門矣陸士龍答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春張士然詩曰飄飄冒風塵

左傳僖三十三年曰晉師敗狄於箕卻缺獲白狄子杜預曰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也關門臨白狄者言關門之外白狄所居也城影入黃河者言地近黃河為

秋風蘇武別寒水送荆軻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以天

漢元年使匈奴不降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云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戰國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策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歌史記曰項羽晨起帳中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言已入長安之後即景傷懷若李陵之長絕荆卿之不還

又傷江陵之亡
同於垓下也

被甲陽雲臺重雲久未開子虛賦云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堂之臺

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李周翰曰陽雲臺則高唐觀寰宇記曰巫山縣西有陽臺古城即襄王所遊之

地亦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被甲陽雲臺謂江陵之師也鷄鳴楚地盡鶴唳

秦軍來漢書曰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晉書載記曰苻堅肥水

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以為晉兵楚地盡言江陵陷秦軍來言魏師至也羅染猶下礮揚

排久飛灰言魏師攻城之急也礮大石也古有矢石蓋用石擊之也左傳旂動而鼓賈逵以旂為發

石一曰飛石引范蠡作飛石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礮敵也魏志曰袁尚使審配守鄴太祖進攻之配將馮禮開突門納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納太祖兵與配戰生禽配礮字或作礮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音力對反羅梁猶下礮者言城上轉石自高而下也時魏軍大攻反者斬西門守軍以納魏軍矣後漢書曰楊璇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猶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轂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此言久者謂兵弱敵強不能固守也

出門車軸折吾王不復回

言元帝出降遂見害也漢書曰上徵

臨江王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返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百姓憐之盛宏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時元帝出降見執如梁王蕭譽營甚見詰辱營遣尚書傳準監行刑進土囊而殞之是去不還矣

和張侍中述懷

張侍中疑即張綰也梁書曰張綰字孝卿續第四弟也承聖二年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病免後卒於江陵或當時有述懷之詩子山和之其旨與上詠懷二十七首同

陽窮乃悔吝世季誠屯剥

乾上九亢龍有悔子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荀爽曰升極

當降故有悔屯卦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崔憬曰於人事則是運季業初之際也剝卦辭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荀爽曰謂陰外變五五者至尊為陰所變故曰剝也言梁運之將終

奔河絕地維折柱傾天角

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

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

成羣海水飛如雨天星落

揚雄劇秦美新曰神歇靈

液海水羣飛劉良曰海水羣飛喻天下亂也漢書劉向封事諫曰夜中星隕如雨

負鍤遂移山

藏舟終去壑

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

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即石墾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鍤也聲楚甲切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

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生民忽已魚君子徒為鶴

左氏傳曰

微禹吾其魚乎抱撲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以上言梁朝太清承聖之亂公私

塗炭

疇昔逢知己生平荷恩渥故組竟無聞程嬰空寂

寞

言梁朝舊臣蒙君知己之恩無一人可圖報復也傷簡丈諸子及元帝子愍懷始安也故組疑作胡組漢

書丙吉傳曰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勅保養乳母視遇甚有恩惠吉曰渭

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史記曰屠岸賈作難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十五年因昔

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

永嘉獨流寓中原惟鼎鑊

此下自序也王隱晉

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永嘉之後懷愍遇害劉石繼亂矣獨流寓者謂已此時流寓長安也謝靈運述祖德

詩曰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原
始李善注曰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
謂洛陽也說文曰鑊鑊也胡郭切周禮烹人掌供鼎鑊
以給水火之齊鄭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脂之器既熟
乃烝于鼎齊多少之量言道險卧櫬櫬身危累素殼櫬
中原百姓在水火之中也井上汲水圓轉木也言人卧於櫬櫬之上木轉則人有
墜井之患是其至險者也道險卧櫬櫬者言如臨深淵
也世說曰顧愷之作危語曰井上轆轤卧嬰兒劉子政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
二博碁加九雞其上公曰危哉潘岳西征賦曰危素卵之累殼
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潘岳西征賦曰危素卵之累殼
漂流從木梗風卷隨秋籜戰國策蘇代謂孟嘗君曰子東園之桃梗耳洛雨下溜水
至則漂之而去言已之漂泊無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
風之卷飛籜也服虔曰籜笋皮也詩云籜兮籜兮風其

吹女注
稿也

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

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晉書曰陸機年二十而吳滅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以喻已本吳人今留秦漢陽錢遂盡長安米空索

後漢書趙壹漢陽人賦曰丈籍徒滿腹不如一

囊錢漢書東方朔曰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時占季主龜卜販

韓康藥

史記曰者傳曰司馬季主者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同輿而之市遊於卜肆中聞其言

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以為老莊之義未有以異也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采藥名山賣與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伯休

嘆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言已在長安特如季主賣卜韓康市藥耳無求

見用於世也伏轅終入絆垂翅猶離繳漢書曰局趣效轅下駒釋名曰轅援也車

之大援也絆半也使半行不得自繳也說文云絆馬繫也聲博漫切後漢書曰垂翅回谿子虛賦曰娥繳施說

文曰繳生絲縷也言已留於長安猶馬徒懷琬琰心空之羈絆鳥之離繳也離平聲繳之藥反

守黃金諾周禮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鄭注云琬猶圓也琬圭王使之瑞節也

諸侯有德王命錫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琰圭亦王使之瑞節琰圭有鋒芒傷害誅伐征討之象令為善者

以此圭責讓諭告之又曰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焉楚辭曰懷琬琰以為心漢書曰得黃金

百不如季布一諾言當使魏之時持此瑞節號節終無本以王命出使而魏不保其信為徒然也

寄齊秦竟何託

國語曰鄭桓公從史伯之言乃東寄帑與賄號鄆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

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鄆之地史記曰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曰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懷王大悅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曰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楚王弗聽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發兵擊之大敗我軍遂取漢中之郡號鄆終無寄者言當使魏之後師下江陵帝與愍懷始安俱幾何所寄帑也齊秦竟何託者魏分東西魏本秦地高氏受禪東魏是曰北齊都於鄆秦師來征齊兵不救竟何所託也

大夫唯閔

周君子常思毫

言江陵亡後有忝離麥秀之感也詩序曰忝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

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忝離之詩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故殷之墟見麥秀之漸漸此父母之國志勤心

悲也毫殷
舊都也

寂寥共羈旅蕭條同負郭

左傳陳公子完曰羈旅之臣史說曰

張負隨陳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敝席為門劉歆
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子山在周日久雖位望通顯
周之帝王並遇恩禮而鄉闈之思彌殷
是以義共羈旅之疏情同負郭之貧也
農談止穀稼野

膳惟藜藿

周禮鄭注曰種穀曰稼如嫁女之有所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

而表赤藿
豆葉也

操樂楚琴悲忘憂魯酒薄

左氏傳曰晉侯觀囚于軍府見鍾儀

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旅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莊
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渭濱觀坐釣谷口看秋穫

史記太

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漢書曰谷口鄭子真不誦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高士

傳曰鄭樸
字子真

惟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

論語曰匿怨而友
其人左丘明恥之

丘亦耻之丘明魯太史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三十卷後
漢陳元所謂丘明至賢親愛孔子者也高氏傳曰榮啟
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
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矣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
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
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極樛者
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
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言已惟有自恥而已無復
可樂
夷則火星流天根秋水涸
高誘淮南子注曰夷則
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
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詩云七月流
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杜預左傳注曰大火心星也七月
即見爾雅曰天根氐也郭璞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
之有根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淮南子仲秋之月云是

月也水冬嚴日不暖歲晚風多朔冬嚴嚴寒也朔風北始涸

也王正長雜詩云朔風動秋草言秋楊浮有怪雲細凌冬之際觀搖落變衰之象為可悲也

聞災電漢書曰楊浮雲淮南子曰浮楊於無畛崖之際高誘曰浮楊猶遨翔也左氏傳曰凡分至啟閉

必書雲物杜預曰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啟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楊浮有怪雲者言當此秋

冬殺物之候見怪雲遨翔而起也周禮曰凌人掌冰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鄭注云凌冰室也左傳昭四年曰

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杜注云謂十

二月盤而取之也西京雜記云董仲舒曰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電焉細凌聞災電者亦言十二

月固陰沍木皮三寸厚涇泥五斗濁漢書晁錯曰夫狐寒之時也

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義
毛其性能寒能音耐又溝洫志鄭白渠歌曰涇泥一石
其泥數斗斗音主言已來此西北苦寒之地加以秋冬
肅殺之景且喻顏之厚矣有如木皮身名混濁無分涇
渭雖忻曲轅樹猶懼雕陵鵲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
轅見櫟社樹觀者如市而

匠石不顧曰是不材之木也又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
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

而集於栗林生涯實有始天道終虛橐言人生有始天道不
終也毛萇云大曰橐

小曰囊埤蒼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且悅善人交無疑朋友數論語何宴
注云謂速

數之數言張侍中為善人與己為朋友不嫌其賁也何時得雲雨復見翔寥廓雲
雨

謂際時也言何時梁運復興得遂其
冲霄之志也廣雅曰寥空也廓深也

奉和示內人

然香鬱金屋吹管鳳凰臺

說文曰然燒也鬱金香草也樂府云廬家蘭室桂為梁中

有鬱金蘇合香列仙傳云蕭史善吹簫秦穆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為作鳳凰臺

春朝迎雨去秋夜隔河來

春朝迎雨去即宋玉所謂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是也秋夜

隔河來即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是也

聽歌雲即斷聞琴鶴

倒回

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風俗通曰春秋師曠為

晉平公作清角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庭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下
春牕刻鳳下寒壁畫花開定取流

公大悅坐者皆喜

霞氣時添承露杯

抱樸子曰項曼都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三輔舊事

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奉和趙王美人春日

直將劉碧玉來過陰麗華

樂府有碧玉歌樂苑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

王汝南王妾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後漢書曰光烈皇后諱麗華汝南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為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祇言滿屋裏併

作一園花

言美人顏色如花也

新藤亂上格春水漫吹沙

幽明錄云句章

人至東野還暮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宿有女子彈絃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綫復一絇欲知我姓名姓陳

名阿登釋名曰穀謂沙穀取踰步搖釵梁動紅輪帔如沙也亦言美人與春花相若矣

角斜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女弟上襪三十五條有黃金步搖梁簡文云九梁插花步搖為古沈約

詩云畫扇迎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云粉白映輪紅或疑如婦女所執暖扇之類所未詳矣今年

逐春處先向石崇家

續文章志曰石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與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山

陸之珍後房數百皆曳執繡珥金翠而絳竹之藝盡一時之選築榭閣治彈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奉和趙王春日

城傍金谷苑園裏鳳凰池

晉書曰石崇有別業在河內縣金谷澗中又荀勗曰奪我

鳳鳳池

細管調歌曲長衫教舞兒向人長曼臉由來薄面

皮

楚辭曰蛾眉曼睩目騰光長髮曼鬋豔陸離王逸曰曼澤也

梅花絕解作樹葉本

能吹

梅花樹葉謂笛筚之類笛中有落梅花曲傳玄筚賦曰吹葉為聲

香煙龍口出蓮

子帳心垂

香煙龍口出者言香爐刻為龍形薰香煙從口中出也蓮子帳心垂者所謂金蓮帳是也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用複帳帳之四角安金銀鑿鏤香爐焚以百合香帳頂安金蓮花中懸金箔織成錦囊

莫畏無春酒須花但見隨

詩云為此春酒

夢入堂內

雕梁舊刻杏香壁本泥椒

閒居賦曰飾丈杏以為梁西京雜記曰溫室以椒塗壁椒

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慢繩金麥穗簾鈎銀蒜條言金

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

麥穗銀鈎若蒜

畫眉千度拭梳頭百遍撩

釋名曰黛代也減去眉毛

條象其形也

以此畫代其處也黛說文作騰畫眉也聲徒耐切字同

漢書比疏一史記作比余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

比音鼻廣雅曰比櫛也蒼頡篇曰靡者為

比麤者為梳說文曰櫛理也聲洛蕭切

小衫裁裏臂

纏絃掐抱腰

釋名曰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抱腰疑即

擊帶之

日光釵焰動牕影鏡花搖

說文曰釵笄屬飛燕

一奩故

歌曲風吹韻笙簧火炙調

漢書音義曰律得風

云鏡花掌教笙鄭注曰笙十二簧爾雅郭璞注

即今須戲去誰

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

復待明朝

和詠舞

和梁簡文帝也
簡丈有詠舞詩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

楚辭曰姱容脩態絢洞房又
云蘭膏明燭華容備張衡七

辨曰淮南清歌燕餘才舞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
飛燕上悅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西京賦曰飛燕寵於

體輕頓履隨疎節低鬟逐上聲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
低昂頓足起舞四聲中有

上聲上音賞步

一作伴

轉行初進衫飄曲未成鸞迴鏡欲滿鶴

顧市應傾

范泰鸞鳥詩序云昔蜀賓王結宜峻卯之山
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

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覩
影悲鳴一奮而絕越絕書曰閭廬子女冢在閭門外舞

鶴吳市殺
生送死

已從天上學詎是世

一作地

中生

夜聽搗衣

秋夜搗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

林字

云直春曰搗衣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
今易作卧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漢書外戚傳曰陳皇
后罷退居長門宮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
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三輔黃圖曰長門宮離
宮在長安言明月夜砧長小鬟宜栗瑱圓腰運織成
門別怨聞之愈增愁思也
鬟也栗眉飾也瑱耳飾也東觀漢記曰明帝馬皇后美
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
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栗左氏傳曰縛一如瑱杜注云
瑱充耳也劉熙釋名曰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

聽自鎮重也或曰充耳塞耳所以止聽也故里語云不
瘖不聾不成姑公圓腰疑抱腹也釋名云抱腹上下有
帶抱裏其腹上無襠者也又有帕腹橫帕其腹也吉施小鬟更束縛其腰便於舂杵也秋砧調急

節亂杵變新聲

謝惠連搗衣詩云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善曰砧搗帛之質也文字集畧曰

砧杵之質也猪金切爾雅曰砧謂之虔

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

石砧以

石為之桐謂杵以桐木為之

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

言砧石杵桐之所出也山

海經曰長石之山有谷名曰共谷共水出焉西南流至於洛其中多鳴石郭璞注云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今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具一狀如鼓俗謂之石鼓即此類也張協七命曰鳴鳳在林

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

搜神記曰何文暮入

北堂梁上有一人高冠朱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文呼
細腰問向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
曰杵也今在竈下文掘金燒杵由是大富水經注漢水
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塚遠望山墳巍巍狀高及即
其所栽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
郎道下有廟及搗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
謂之女擊節無勞鼓調聲不用琴

言砧杵能諧音節不須鼓琴也

並結

連枝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

西京雜記曰戚

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
闌樂樂闌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
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
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言搗衣之時見衣中縷猶並
結針尚雙穿則思婦之獨守倡樓蕩子之
遠為征客能無愁怨乎蓋傷別之辭也

同心竹葉碗

雙去雙來滿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張協七命曰豫北竹葉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

酒言同心及雙去雙來者按春杵兩人對為之謝惠連搗衣詩云微風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皆取兩人之義矣

裙裾不奈長衫袖偏宜短

釋名曰裙下羣也連接裾副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

後常見裾也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

龍文鏤剪刀鳳翼纏簪管

言裁衣也謝惠連搗

衣詩云裁用筍中刀縫為萬里衣龍文鏤剪刀者言剪刀之上刺鏤龍形用為裁剪也簪說文云差也聲所金切簪疑即簪音讚綴衣也鳳翼纏簪管者言綴以鳳文也簪字从竹參故云簪管

風流響和韻

哀怨聲悽斷新聲繞夜風嬌轉滿空中應聞長樂殿判

徹昭陽宮

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長信長秋永壽永寧四殿高帝居此後太后常居成帝趙皇后居

昭陽殿有女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班婕妤居增城舍
漢書曰趙氏姊弟嬌妬班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
長信宮上許焉言長樂宮有長信殿班姬失寵聞此砢
聲愈增愁怨昭陽趙氏姊弟所居最為寵幸故判徹也
判與花鬟醉眼纈龍子細文紅鬟髻鬟也纈胡結切廣
韻云結也言淚眼如醉
拈同當此春杳之際或亂髮下垂與眼若相繫也李賀詩云
青琴醉眼淚泓泓本此古今注曰蠅蛭守宮一名龍子
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真朱體盡赤重七斤搗萬杵
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云守宮知守宮名龍
子也濕招通夕露吹衣一夜風說文曰招之涉切玉堦風轉急長

城雪應閣

班婕妤好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堦苔江淹咏
班婕妤好詩云竊愁涼風至吹我玉堦樹漢書

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趙罰獄吏
不直者築長城也陸機從軍行云北戍長城阿是也言

婦在玉階搗衣寒風甚急因思夫在長城
遠戍飛雪應閭矣蓋傷征夫之苦寒矣
新綬始欲縫

細錦行須纂

後漢書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解
去紱佩留其係遂以為章表泰以采組連

結於遂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有黃赤綬赤綬
綠綬紫綬青綬黑綬黃綬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
於其價加金故其制字帛與金
也言搗帛裁衣將以寄遠也
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

摻
魏志注嵇康別傳云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
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後漢書

曰曹操聞禰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禰方為漁陽參搥
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章懷太
子注云搥及搥並擊鼓杖也參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
儒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
昔七絃反後諸丈人多同用之據詩意參曲奏之名則
搥字入下句全不成丈下云復參搥而去足知參搥二

字相連而讀參字音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按此詩所云漁陽摻三字與廣陵散對是為曲奏之名參加手傍韻為七紺從僧儒之義也蓋新月動金波秋雲言砧杵之聲較煩於琴更急於鼓也

汎濫過

漢書月穆穆以金波秋雲白雲也

誰憐征戍客今夜在交河

漢書

有七科適戍屯兵而守也又曰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有交河水分流遶城下

相陽離別賦臨

江愁思歌

漢書藝文志有別相陽賦五篇又

復令悲此

曲紅顏餘幾多

言彼相陽以離別為賦臨江之愁思作歌者復令悲此搗衣之曲紅顏無復多

也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周書明帝紀曰帝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刊校經史公之得預蓋此時也又北史庾季才傳曰武定二年與王

哀庾信同補麟趾學士劉儀同劉臻也

止戈興禮樂修文盛典謨

左氏傳曰夫文止戈為武尚書有典謨

壁開金

石篆河浮雲霧圖

孔安國尚書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

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篇寫之增多伏生五篇竹書紀年曰黃帝五十年天霧三日三夜龍圖出河

芸香上延閣碑石向鴻

都魚泰典畧曰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曰芸臺漢書

都曰武帝時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劉歆七畧曰孝

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後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書冊於碑令工鐫刻於太學門外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諸為尺牘及書烏篆誦書稱博士明經拜大夫者皆引台遂至數千人焉漢書曰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晁錯往受之又曰韋玄成以明經擢為諫大夫壁池寒水落學市舊槐疎一作枯三輔黃圖曰壁廡如壁之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又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市高譚變白馬雄辯塞飛狐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

名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

後漢書曰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

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漢書朱博傳曰御史府中列柏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

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

子雲猶

一作

汗簡溫舒正削

蒲

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劉向別錄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

亦謂汗簡漢書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

書後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位至臨淮太守

連雲雖有閣終欲想江湖

曹子建節

遊賦曰連雲閣以遠徑潘岳秋興賦序曰高閣連雲又曰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和宇文弼史昶悼周明帝也周書明帝紀云武成二年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卿大夫及突

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慚辛丑崩于延壽殿

北原風雨散南宮容衛疎

北原北陵也原陵通稱西都賦曰北眺五陵三輔黃圖曰

太上皇葬櫟陽北原漢書音義曰原再也謂已立廟更立者為原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

待詔還金馬儒林歸石渠

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宦者署武帝時大宛以銅鑄像立於

署門因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礮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

為閣名所藏入閣所得秦之圖徒懸仁壽鏡空聚茂陵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

書

周書明帝紀云帝善屬文撰採衆書自黃農以來訖於漢魏末叙為世譜凡五百六卷所著文章十卷陸

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二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漢武內傳曰武帝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置棺中河中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時有武帝典書郎冉登見之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也漢書云武帝葬茂陵臣瓚曰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竹淚垂秋筍蓮衣落夏

渠

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斑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王逸曰芰菱也荷芙

也渠顧成始移廟陽陵正徙居

三輔黃圖曰故文帝廟號顧成廟孝丈四年作顧成

廟在長安城南文帝自為廟制度逼狹若顧望而成猶大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景帝陽陵在長安城東北四十里按景帝五年作陽陵起邑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舊蘭樵悴長殘花爛

漫舒別有昭陽殿長悲故

一作班

婕妤

漢書曰班婕妤成帝即位選入後宮

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
婕妤失寵希復進見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成帝崩婕
妤好充奉園陵亮因葬園中以喻宇
丈內史入重陽閣有傷悼之辭也

忝在司水看治渭橋

本傳云孝閔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
是也漢書注蘇林曰渭橋在長安三里跨渭水
為橋王哀集中有和
庾司水修渭橋詩

大夫參下位

言已為下大夫之職也

司職渭之陽

言為司水看治渭橋在渭水之

陽也富平移鐵鐐

一作鐐柱

甘泉運石梁

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

為梁也博物志曰秦始皇在驪山之北運取大石於渭
北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

餘石大跨虹連絕岸浮龜續斷航爾雅曰蟬蛸謂之穹如堀

呼為美人虹江東呼雲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音義云虹雙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閭者為雌雌曰蜺是陰陽交會之氣言橋似之也爾雅注曰兩厓累者為岸說文曰龜大鼈也玄中要記曰千歲之龜能與人語江淹恨賦曰方欲駕龜鼈以為梁方言云關西東春洲鸚鵡色或謂舟為航說文作抗在方部航胡郎切

流水桃花香

水經注曰黃鸝磯在鸚鵡之下尾此云鸚鵡色言綠色似之也漢書溝洫志曰來春

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如雨水桃花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水洋洋眾流猥積波瀾盛

星精逢漢帝釣叟值周王

干寶搜神記曰蜀張

故謂之桃花水耳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侍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

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史記曰呂尚嘗困窮年老矣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說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平堤石岸直高堰柳長

長

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

羨言杜元凱河橋獨舉觴

晉書曰杜

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不能施巧其微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虹粉跂鳥翼山節拱蘭枝

爾雅曰蟬螭虹也粉疑作芬說文曰芬複屋棟也翼屋榮

也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又云列芬棹以布翼呂延濟曰梁曲如虹故言虹梁呂向曰言棟上布椽如翼也此言梁桷若虹梁矣桷音汾色咸語論注云節者桷也刻鏤為山蘭枝木蘭枝也畫梁雲氣繞

雕牕玉女窺

王裒甘泉頌曰采雲氣以為楣西京賦曰繡楣雲楣薛琮曰楣梁也皆雲氣畫如繡

也魯靈光殿賦曰玉女窺牕而下視

月懸惟返照蓮開長倒垂

魯靈光殿賦曰璧暘

曜以月照李善曰言璧之白如月之照也賦又曰反植芙蓉張載曰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盤根細

壤石行雨暴澆池長藤連格徙高樹帶巢移鳥聲惟雜

嚙花風直亂吹白虎題書觀玄熊帖射皮

後漢有白虎觀周禮王大

射共熊侯文絃入舞曲月扇掩歌兒

張揖廣雅曰琴五絃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

曰少宮少商見世本班婕妤好怨歌
行曰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王節調笙管金船代

酒卮

說文曰古者玉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
琯前零陵文學姓奚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玉琯夫

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凰來儀也漢書音義曰管漆
竹長一尺六孔古以玉作不但竹也按琯从玉管從竹
節竹約也以玉為之故云玉節矣八王故事曰陳思有
神思為鴨頭杓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鴨頭則迴
向之又為鵲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於樽上錢
之鵲則指之大業拾遺云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
長二尺許乘船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一人捧酒鉢
一人撐船二人盪槳遠曲水池隨岸而行疾於水飾水
飾遠池一匝酒船得三遍每到坐客處即停住擎酒木
人於船頭伸手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向捧
酒鉢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飾自行按金船即鴨頭杓
之遺陳思王所制也後李白詩云却放酒船回李商隱

詩云雨送酒船香皆
云酒卮蓋本此也
若論曹子建天人本共知
魏畧曰

嘆曹植之材
謂之天人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

周書曰李綸為河陽郡公

橫階仍鑿澗對戶即連峰
暗石疑藏虎盤根似卧龍

楚熊

渠子漢李廣皆夜行射寢石以為虎故石疑藏虎
抱樸子云千龍之松其狀如龍故根似卧龍也

沙洲

聚亂荻洞口礙橫松

陸機云亂謂之荻至
秋堅成則謂之荻

引泉恒數派

開巖即十重北園聞吹管
南隣聽擊鐘

左太冲詩曰南
隣擊鐘磬北里

吹笙

菊寒花正合杯香酒絕濃
由來魏公子今日始相

逢漢書地理志云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故河陽公稱魏子比戰國信陵矣

登州中新閣

跨虛凌倒景連雲拒少陽

漢書如淳注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徙下照故其景

倒魯靈光殿賦曰承明堂於少陽李善注云漢書曰璇少陽東方也凌倒景言其高也拒少陽言其在東也

極龍鱗上雕甍鵬翅張

甘泉賦曰璇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棟椽之頭皆以玉飾也漢

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也魯靈光殿賦曰前繒綾而龍鱗說文曰甍屋棟也徐鍇曰所以承瓦聲莫耕

切莊子曰北海有鳥曰鵬璇極言以玉飾梁也龍鱗似龍之鱗雕甍畫棟也鵬翅謂棟翅若飛翔者

文杏照十里木蘭香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文杏材有文杏者也述異記曰木蘭在潯陽

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廬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間居賦曰刺木蘭以為椽兮飾文杏以為梁開牕

對高掌平坐望河梁

西京賦曰縱以二華巨靈嶺巔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開牕對高掌者

言對二華之山也魏文帝燕歌行曰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平坐望河梁者言閭之高上凌天河

也梁橋也歌響聞長樂鐘聲徹建章

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建章宮本

在未央宮西長安門外

賦用王延壽書須韋仲將

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

城人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賦甚奇之遂輟世說曰韋仲將

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用勅兒孫勿復學書

龍來隨畫壁

鳳起逐吹簧

毛萇曰簧笙也說文曰笙象鳳身言畫龍疑具刺鳳儼若吹簧也

石作笑

蓉影池如明鏡光

郭璞曰江東人呼倚華為芙蓉

花梁反披葉蓮井倒

垂房

所謂井者淮南子曰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鷄樓井餘高誘曰鷄樓井餘復金熒井刻花置其中

也餘音貫漢書有井餘樓餘音韓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棖與壁璫流景曜之韡韡薛

綜注曰茄藕莖也以其莖倒置於藻井其華下向反披也華棖畫其棖也魯靈光殿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葉

綠房紫的窈窕垂珠張載注云綠房芙蓉之房也芙蓉蓮也窈窕滑切窕丁嫁切反披倒垂皆謂根在上而葉

在下也云蓮井者當標中交徒然思驚賀無以預鷗翔

淮南子曰大廈成而驚雀相賀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鯢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鵠鶴賦云鷖鷖

鷖鷖李善注云鷖狀如鶴而大

歲晚出橫門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年華改歲陰遊客喜登臨

楚辭曰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據鞍垂玉帖

橫腰帶錦心

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冰弱浮橋沒沙虛馬跡深倚

弓依石岸回牀向柳陰智瓊來勸酒丈君過聽琴

千寶搜神

記曰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非常人之容覺悟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軒車從一婢服羅綺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車上有壺榼青白琉璃五貝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遂為夫婦漢書曰卓王孫有女丈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丈君夜亡奔相如

明朝雲雨散何處更相尋

高唐賦云昔者

先王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朝為行雲暮為行雨
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

北園射堂新成

周書若干惠傳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徙堂於惠宅

軒臺聊可習仙的不難登

山海經曰西王母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敗西向

轉

箭初調筈橫弓先望棚

筈音括筈會也棚射埒也

驚心一雁

落連臂兩猿騰

上更羸事下養由基事注已見

直知王濟巧誰覺魏舒

能

世說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角王武子語君夫曰吾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錢千萬對之

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

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少工射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指閒雅殆盡其妙毓嘆之曰吾之不足畫卿如此射矣空

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賢方知此傳

卮喜得朋
禮記鄭注

曰卮酒器也易
曰西南得朋



庾子山集卷三